

凤舞缭乱

FENG WU
LIAOLUAN

作品

Vivibear

《兰陵缭乱》

后经典力作

上册 ▼

他忽然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烦躁，到底帮她离开这里是对是错？
一直在众人呵护下长大的她，是否能面对那个丑恶却真实的世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凤舞 缭乱

FENG WU
LIAOLUAN

vivibear
作品

上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凤舞缭乱 : 全2册 / vivibear著. — 南京 :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594-2174-6
I. ①凤… II. ①v…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9352号

书 名 凤舞缭乱 : 全2册
著 者 vivibear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
责任编辑 张 倩 王 青
特约编辑 崔 悦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字 数 600千字
印 张 36.5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174-6
定 价 68.0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上册

第一章	北秀容	001
第二章	归来	030
第三章	受罚	063
第四章	送嫁	094
第五章	又见太后	122
第六章	刺杀	149
第七章	诛帝	177
第八章	劝服	205
第九章	殇逝	231
第十章	求救	258

目录

CONTENTS

下册

第十一章	再遇宇文泰	285
第十二章	宇文泰	308
第十三章	指婚	321
第十四章	打压	361
第十五章	危机又起	410
第十六章	尔朱覆灭	462
第十七章	决定	504
第十八章	真相	556

第一章 北秀容

北魏神龟一年，春。

北秀容，契胡部落。

春风催绿，草长莺飞。大片大片的朦胧新绿仿佛轻雾薄纱，层层叠叠笼罩着初春的草原，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清新的草叶香。天空一望无际，如海水洗过的蓝色琉璃般晶莹剔透。在契胡部落居住区前的草地上，一个小女孩正皱眉咬牙使劲拉开一张小弓，瞄准着从天空飞过的一群鸟儿。女孩看起来也就七八岁，原本白皙的肌肤被晒成了浅小麦色，灵动精致的眉宇间略带几分男孩子的英气，配上她此刻张牙舞爪的模样，颇像只桀骜不驯的小兽。

不长不短的箭被射出之后很快就在半空中减势，晃晃悠悠一头栽了下来，惹得旁边的男孩哈哈笑了起来。男孩年纪和女孩相仿，容貌清俊，微眯着眼笑起来的样子显得格外洒脱不羁。

女孩不客气地拿弓敲了一下他的脑袋，愤愤道：“阿兆！不许笑！你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一定能把翱翔于天空的鹰都射下来！”

男孩更加乐不可支，挤眉弄眼地调侃着：“好妹妹，就你这射法，别说是鹰了，就算是纸做的鸟也射不下来吧。”

女孩顿时恼羞成怒，再次拉开弓箭，用尽全力射出一箭。谁知这一下用力过猛，那箭居然朝着她的脑后飞了出去。女孩还来不及沮丧，就听见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在身后蓦然响起：“英娥！”

“阿爹！”英娥兴奋地边叫边转过头，正想朝父亲跑去，却惊讶地看到父亲身边站着一位陌生的少年。少年整个人沐浴在清晨的阳光里，肌肤泛起细碎的金光，晨曦在他的嘴角化为耀眼的笑容，眉梢眼角轻轻往上微挑，勾起的仿佛是草原上永不凋零的盛世繁花。

从未见过的美瞬间直击心灵，完全没有任何先兆。

英娥从小就知道，自己的阿爹尔朱荣是整个契胡部落出名的美男子，这个陌生少年却在一瞬间就夺走了草原上男子所有的风华。

“英娥，你是怎么搞的？差点就射到了爹的朋友身上。”尔朱荣虽皱着眉，眼中却并无愠意，更多的是无可奈何。

英娥这才看清那少年手里还提着一个袋子，她刚才射出的箭正插在上面，雪白的面粉扑簌簌直往下落。

英娥的脸唰一下红了起来，她恨不能找个地洞钻下去。居然让个外人见到自己这么差劲的箭术，这下子丢脸可丢大了。想到这里，英娥顿时看那少年不顺眼了，轻哼一声，颇为傲娇地转过头去。

少年不着痕迹地扬了扬眉。

尔朱荣轻咳一下，对着少年扯出一个无奈的笑容：“贺六浑，这是我的嫡长女英娥和侄子阿兆。这孩子被我给宠坏了。”

尔朱兆忍不住插嘴道：“叔父，他是鲜卑人？”

贺六浑不等尔朱荣回答就点了点头：“对，我是从六镇那边过来的。”

他说着望了一眼英娥，见那女孩正偷偷听这里的动静，不由得觉得有些好笑。英娥和他的目光正好对上，她索性将手一伸，大声道：“你把箭还给我。”

贺六浑笑了笑，拔下箭走到她面前：“你想射天上的鹰？”

英娥抢过箭，想到刚才射得惨不忍睹的几箭，脸上不禁又有些发热。

贺六浑缓缓半蹲下身子，紧握住她的手拉弓搭弦，牵引着向天，拉满弦。英娥扭头看他，他看起来温雅有礼，那双茶色眼眸却有着相当清冷的质感，焕发着琥珀美酒般清亮的光泽。

还没等英娥反应过来，箭已离弦，如流星般急速朝着目标掠去。只听啪一声，一双中了箭的雀鸟应声坠落。

一箭双雀！英娥和尔朱兆同时震惊地睁大了双眼。

贺六浑微微一笑：“看，你射下来的鸟可不是纸做的。”

尔朱荣眼中闪过赞赏之色，在一旁催促道：“贺六浑，和小孩子多说什么，来，你嫂子已经准备好饭菜，正等着我们呢。”

贺六浑站起身要离开，衣角却忽然被扯住。他低下头，只见一双清水琉璃般的眼眸正静静看着他。

“你教我射箭。”

贺六浑俯下身来，看着那孩子的手腕在阳光下被蒙上了一层柔和的光芒，不禁伸手摸了摸她的头：“我还要回六镇去，我的家在那里。不过相信不用太久，我们又会见面。到那时，我一定会教你射箭。”

他说这话的时候抬头看了看尔朱荣，尔朱荣俊美的脸上浮现出一个了然的笑容。

英娥似懂非懂地看着他们，右手却依然拽着贺六浑的衣角。

“对了，下次见面时，你也可以叫我的另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连你阿爹都不知道哦。”贺六浑的茶色眼眸里含着笑意，“我的汉名，叫作高欢。”

高欢从契胡部落离开时，已是第二天傍晚。英娥并没有机会和他道别，因为那个时候她在父母房中睡得正香甜。蒙蒙眈眈醒过来时，英娥隐约听到阿爹正和阿娘北乡公主低声说着什么。

“刚结识贺六浑时，我曾以修剪烈马鬃毛试之，他毫不胆怯，那烈马在他手中如同没满月的马驹，听话服贴得很。不过更让我欣赏的不是他的胆量和技术，而是他当时说的话。”

北乡公主似乎也有些好奇：“他说了什么？”

“他说驭恶人亦如此马。不管好人坏人，善人恶人，总有别人所没有的长处，总有可以被利用的地方。只要找准方法因材施教，任何人都可以为我所用。”

北乡公主沉默了一瞬道：“天宝，贺六浑此人，绝非等闲之辈。”

尔朱荣笑了起来：“看着吧，阿玥，在不久的将来，他一定会回到这里为我所用。”

元玥点头轻笑：“天宝你志向高远，将来只会有越来越多的能人志士投奔到你这里。”

尔朱荣又像是想起什么：“对了，前些日子从洛阳传来消息，胡太后不久前将高太后秘密处死在武邑郡君的宅邸。之前她已经将高英驱逐到瑶光寺为尼，想不到最后还是要了高英的命。这女人倒是个心狠手辣的。”

元玥撇了撇眼皮：“那高英也不是什么好人，先帝原配顺皇后不就是她毒死的吗？恶人还需恶人磨。如今这结局也算是因果报应。”

尔朱荣的口吻中带了几分调侃：“听说北乡公主元玥和胡太后结识于少女之时，还差点义结金兰，看来传言倒有几分真。”

元玥含嗔飞了丈夫一眼：“那时我还真差点和胡仙真义结金兰。自从嫁给了你，我和她就不曾有来往。毕竟我们所选的路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不过我觉得她做得没错。高英隆宠正盛的时候，要不是她运气好心机深，恐怕早就尸骨无存了。”

英娥不耐烦继续听下去，睁开双眼唤了起来：阿爹、阿娘，英娥饿了！

尔朱荣和元玥几乎同时凑了过来，阿娘扶她起身，阿爹则立刻吩咐下人准备她最喜欢的胡麻羹。虽说英娥也有不少弟妹，但作为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宠爱自是有所不同。

就在英娥享受着这份宠爱的时候，下人忽然匆匆前来，禀告洛阳皇宫派了人来，听意思好像是和胡太后有关。

尔朱荣和元玥相互对视一眼，在彼此眼底看到了担忧和疑惑。

尔朱荣和元玥来到堂前，只见一位身着短衣窄袖胡服的男子已等在那里。男子两颊瘦削，眉浅眼明，紧抿的薄唇在看到元玥时微微扬起。而元玥看清来者是何人时明显有些意外。

男子上前两步，含笑行礼：“尔朱酋长和北乡公主近来可好？”

尔朱荣手疾眼快地扶住了他，笑容疏离却又不失礼数：“没想到太后会让开国公亲自前来。”

这位其貌不扬的男子，正是深得胡太后宠信的宦官刘腾。如今他已被封为长乐县开国公，所谓的妻子魏氏更被封为钜鹿郡君，甚至连两个养子都分别就任郡守和尚书郎，可谓权势滔天。按理说以他的身份根本无须亲自走这一趟。

元玥似是想起什么，面上也露出极淡的笑意：“青龙你如今已是今非昔比了。”

听到元玥喊出自己的小字青龙，刘腾的语调也柔和了几分：“若不是当初公主伸出援手救我一命，也就没有如今的青龙。这次，我是奉了太后的口谕传召公主入宫。”

元玥笑容微凝：“太后怎么会突然想到传召我入宫？”

刘腾半垂下头，脸上的神色显得晦暗不明：“太后前阵子忽然就念起了公主，也想起许多旧事，为此唏嘘不已。再过一个多月就是太后的生辰，所以太后希望能借恭贺寿辰的名义，接公主到洛阳小聚。对了，小公子今年也有七岁了吧，太后娘娘也很想见见呢。”

他的话音刚落，尔朱荣和元玥同时脸色微变。不等尔朱荣夫妇说话，刘腾又笑道：“北秀容离洛阳还是有些远啊，就怕太后等得急了，不如公主十天后再随我一同出发如何？”

他的话语虽像是询问，但口吻中隐藏的强势让人无从拒绝。

尔朱荣正要说什么，元玥突然轻轻拽了一下他的衣袖，朝刘腾露出一个感激的笑容：

“也好，我也很想念太后。那么这一路上就有劳开国公了。”

刘腾又说了几句话就匆匆告退。目送着刘腾的身影远去，元玥脸上的笑容早已没了踪影。

“天宝，你说太后好端端怎么会突然想起我？而且还要我带菩提同行？这其中必有玄机。”

尔朱荣面色微沉：“菩提是我们唯一的嫡子，也是契胡部落的唯一继承人。或许这是太后的一种警告或是试探吧。”

元玥皱了皱眉，转过脸望向窗外：“正因为菩提是契胡部落的唯一继承人，所以我才格外担心。你也知道那皇宫是什么地方，胡仙真又是何等手段，若是菩提有个闪失……可如果找借口不带菩提去，难免会让她怀疑。到底该如何是好呢？”

尔朱荣伸手将她的脸转回来，对上她的视线：“阿玥，这一趟洛阳之行菩提一定要去，这也是他成长为一名合格继承人所要经受的考验。你听我说，目前太后没有必要和我们契胡部落结仇，她还要利用我们的力量来对抗起义军。这次多半只是她的一次试探，如果不带菩提去反而会证实她的怀疑。我会派出最出色的护卫一路护送你们。对了，让阿兆也陪在菩提身边，他虽然年纪尚小，但机敏过人，武艺出色，也不容易引起别人注意。”

“就听你的吧。”元玥叹了口气，“幸好这次英娥不用去。还记得未出嫁时胡仙真曾和我开过玩笑，说将来若是有了儿女就要结亲。还好也只是玩笑而已。”

尔朱荣笑着将她拥入怀里：“放心吧，将来我一定在北秀容给我们英娥找个好夫婿。”

元玥脸上终于展露笑颜：“要找个最好的男子才行。”

尔朱荣皱了皱眉：“这恐怕有些难。最好的男子已经娶了她的阿娘。”

元玥扑哧笑出声，之前的忧心忡忡似乎也被夫君的话化解了大半。

“阿玥，”尔朱荣轻抚她的秀发，“别太担心了，我会安排好一切。若是连自己的妻儿都无法保护，我还谈什么野心和大计。”

此时，正在门外偷听的一个小小身影站起身来，张开嘴准备打哈欠。哈欠刚打到一半，陪伴在侧的另一个身影吓得跳了起来，将那小小身影连拉带拖拽了出来。

那小小身影不悦地抬起头，在明亮光线的映照下清晰地露出了真容，正是尔朱英娥。她皱起小巧的鼻子，埋怨道：“阿兆哥哥，你怕什么呀。这种偷听的事我也不是第一次做了，你看我哪次被逮到过呀。”

尔朱兆无奈地翻了翻眼皮：“我可不想被你这臭丫头牵连。”

英娥又自言自语道：“阿娘和阿弟要去洛阳啊。听说洛阳好玩得很呢，房子漂亮景色好，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英娥说着说着突然兴致高昂地凑过去，“对了，阿兆哥哥，刚才阿爹说让你陪在我阿弟身边哦。”

尔朱兆脸上略有得色：“那是叔父的抬爱。”

英娥转转眼珠：“阿兆哥哥，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人就是你了。”

尔朱兆顿时提高警惕，倒退一步：“你是不是又做了什么坏事？”

英娥猛拍一下他的肩，嘻嘻笑道：“别把你妹妹想得这么坏嘛。其实啊，我只是想求你一件事。”说着她凑到尔朱兆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

尔朱兆才听几句，就像被火燎似的跳了起来，一个劲地摇头。

“这怎么行！这怎么行！不行！绝对不行！”

英娥仰起下巴：“怎么不行？这个办法可以确保阿弟的安全。刚才你也听到他们说了，阿弟是我们部落唯一的继承人，他绝对不可以出事的。”

尔朱兆皱眉：“难道你就能有事吗？”

英娥抓住他的衣袖：“我保证这一路上一定乖乖的，不给你们添麻烦。阿兆哥哥，我们可是从两岁起就在一起混了，比亲兄妹还亲，难道你连这点忙都不帮吗？”

尔朱兆摇头：“不是我不想帮，这毕竟不是小事，万一被叔父知道非打死我不可！而且，你真是因为担心阿弟才想这么做吗？刚才是谁在说洛阳很好玩东西很好吃？”

英娥一撇嘴：“不帮就算了，话还这么多。原来阿兆哥哥胆子这么小，真是看错你了。好吧，就当我说。”

“胆子小”这三个字直插尔朱兆的软肋，他立刻不服气了：“谁说我胆子小，好！我就帮你这一次！大不了被叔父打一顿！”

英娥顿时笑眯了眼：“就知道阿兆哥哥最好了！”

十天时间匆匆而过。

元珣和菩提出发去洛阳的那个清晨，天空被一连几天的雨水洗刷得极为暗淡，树梢上的乌鸦偶尔发出几声刺耳的叫声，更为离别添了几分惆怅。

元珣和尔朱荣依依不舍地惜别后，就随刘腾踏上了前往洛阳的旅途。尔朱菩提因为前一天受了寒身子略有不适，所以和尔朱兆同坐一辆马车，紧随在元珣和刘腾的马车之后。赶了整整一天的路，整个车队在驿站停下来歇息时，已是傍晚时分。

元珣刚下马车，就看到尔朱兆将菩提扶下马车。或许是身子不适的关系，菩提低垂着头，将身上裹着的毯子拉得更紧更高一些，毯子将他的脸都遮住了大半。看着两人渐渐走向驿站，元珣忽然觉得哪里不对劲，一个箭步上前扯去了那条毯子，男孩清俊的小脸顿时暴露在她面前。

男孩眨了眨那双清澈若琉璃的眼睛，微笑着坦然叫了一声：“阿娘！”

元珣只觉得眼前一阵发晕，伸手指着那“男孩”，只说了一句话：“英娥！怎么会是你！”

通向洛阳的官道上，一队马车正不紧不慢地行着，紧随在后还有几十名身手敏捷的护卫。此刻的马车里，一身男装打扮的尔朱英娥正惬意地咬着髓饼吃得不亦乐乎，这种加入了骨髓油和蜂蜜的面食美味又便于携带，正是英娥的最爱。早在出发之前尔朱兆就已为她准备了一大袋。

英娥将最后一口髓饼吞入肚中，笑咪咪地看向横眉竖目的母亲，擦了擦嘴道：“阿娘，你就别生气了。反正那些人也不知道阿弟长什么样子，还不如让我代替阿弟跟你们去呢。你也别怪阿兆哥哥，这都是我的主意。”

元珣挑起眉道：“你呀！从小到大都是这么任性！如今我们已在路上，也只能如此了。等回了北秀容，看我怎么罚你。”

英娥挤出一个讨好的笑容：“阿娘，我也是为了保护阿弟嘛。”

元珣眼波一横，伸出纤指点了点她的额头：“别说得这么好听。你的那些鬼心思，难道为娘还不知道吗？”

英娥的心思被揭穿，倒也不狡辩，索性撒娇似的倚到了母亲怀里，嘻笑道：“果然知女莫若阿娘！”

见女儿这般模样，元珣的心早软化了大半，无奈地微叹一口气：“英娥，你记住，这一路上尽量待在马车里不要出来。刘腾此人心思敏锐，只怕他看出端倪来，横生枝节。”

英娥点头如小鸡啄米：“娘，你放心吧。我会很乖很乖的。”

元珣又看了一眼尔朱兆：“阿兆，一路上你要好好看着她，千万不要惹出什么麻烦。”

尔朱兆急忙点头：“阿婶，我会的！”

又过了二十多天，北乡公主的车队终于到达洛阳。帝都洛阳，北邻邙山，南望伊阙，整个都城由外郭城、内郭城和宫城三部分组成。内城和外城之间，是分区居住的里坊。车队过了宫城正门阊阖门就进入了最为繁华的铜驼大街。阊阖门外两侧安放着一对铜驼，后面依次还摆放着铜马、铜龙、铜龟和麒麟等。铜驼大街有一条主道、两条辅道共三道并行，皆由红砂石板铺成，宽敞大气。道路两侧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太尉府、司徒府等高级官署也都设于此。不时有身穿汉服和胡服的路人经过，更有不少打扮奇特远道而来的西域僧人。绿树掩映下的屋宇层叠，高耸的宫墙后就是皇宫。刘腾为他们安排好的宅院就在大街尽头的宣阳门附近。

英娥睁大眼睛看着外面的一切，完全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雀跃。原来这里就是洛阳啊，这么多人，这么多房子，和北秀容是截然不同的，果然是只有都城才有的繁华和气派。

瞧着瞧着，英娥忽然眼睛一亮，指着不远处喊了起来：“阿娘阿娘，你看那是什么！”元玥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座九层佛塔高高矗立，在蓝天白云的映照下极为醒目。

元玥微微一笑：“那是永宁寺塔，是太后和至尊礼佛的地方。”

英娥惊叹道：“好高啊。我还从没见过这么高的塔呢。要是有一天能爬到最高那层看看就好了。”

元玥笑而不语。

不多时，车队在一个幽静的院落前停了下来。马车还没完全停稳，英娥就迫不及待地先跳了下来。映入她眼帘的是一座精巧又不失大气的宅院，院外绿树成行，枝叶繁茂，院内花卉错落，色泽鲜艳，更有仆人数名，齐齐在门外恭敬行礼。

刘腾笑道：“委屈公主了。公主先歇息几日，三天后我来接公主和小公子进宫。太后可是想早些见着你们呢。”

元玥也笑了笑：“让太后费心了。青龙你一路也辛苦了。”

刘腾面上笑容依然，声音却骤然压低：“阿玥你不用担心，太后这次只是想叙旧而已。”

元玥眼神微敛：“我知道了。你也早些回去吧。”

刘腾点点头，转身离开。

趁着母亲没注意，英娥早就一个箭步冲进庭院。只听哎哟一声，尔朱兆急忙跟了进去，却瞧见英娥已经以一个不雅的姿势五体投地。尔朱兆赶紧扶起她，心疼地揉着她摔红的额头，低声责怪道：“还好没摔破，不然变成丑八怪看你怎么办。”

英娥吐了吐舌，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就算变成丑八怪，我也是北秀容最让人喜欢的丑八怪。”

尔朱兆噗一下笑了出来，捏了捏她的面颊：“看来以后若是要打仗，只要将你放在阵前就行了。”

英娥不解：“为什么？”

尔朱兆眯着一双俊目直笑：“因为你的脸皮够厚啊，抵得上铜墙铁壁呢。”

英娥这才反应过来，一脚就踹了过去。

站在不远处的元玥看着这一幕，嘴角不禁微微翘了起来。

三日后，刘腾果然亲自来迎接元玥和英娥入宫，尔朱兆和随行侍卫则都留在了这里。初次进宫，英娥也收敛了不少，一路上始终乖乖地跟在母亲身后，只不过有时还是忍不住偷偷张望打量。

皇宫里重檐抱厦华美富丽，孔雀蓝、乳白、草绿等各色琉璃瓦在金色阳光下散发

着耀眼的光芒，宫室垂脊雕有莲座，饰以工艺精美的走兽仙人。晶莹剔透的汉白玉和华丽绚美的彩画更是随处可见。英娥从小在草原上长大，第一次走进这样的地方自然惊叹不已。她看了元玥一眼，自己的母亲倒是一脸平静，神色淡然。

英娥悄悄问：“阿娘，你是在这里长大的吗？”

元玥似乎愣了一下，一抹意味不明的情绪在眼中转瞬即逝：“阿娘只是旁支宗室之女，并不是在这里长大。”

走在前面的刘腾听到这句话，忽然转过头看了元玥一眼。

英娥虽不是太明白，但感觉到阿娘的心情似乎有些低落，也就识趣地不多说话了。

在刘腾的引领下，母女俩穿过几重宫阁，终于到了胡太后所在的宣光殿。进入殿内，英娥还没来得及打量周围，就被母亲拉住衣角一起跪下，接着就听见母亲恭恭敬敬地说道：“臣妇元玥偕子尔朱菩提见过太后。”

殿中人默然不语，过了一会儿，才听到一个优美圆润的声音响起来：“阿玥，好久不见。快些起身吧。”

元玥这才拉着英娥起身，回礼道：“谢太后。”

胡太后再次开口，声音似乎有丝失落：“阿玥，你我何时也变得这么客气了？”

元玥微微一笑：“太后如今是一国之尊，尊卑上下贵贱有别，任何人不能错了规矩。臣妇身为宗室，更是要谨言慎行，才不辜负太后的厚爱。”

胡太后轻叹一口气：“阿玥，如今你也做娘了。当初我们一起在洛阳恣意玩闹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她顿了顿，目光落在了低垂着头的英娥身上，“这就是你的长子菩提？快抬起头来让孤看看。”

英娥满带好奇地抬起头来，只见一位年轻美丽的贵妇人正斜倚在织锦软榻上，姿态慵懒却不失优雅。细若白瓷的鹅蛋脸上，一双秀丽凤眼浅浅弯着，顾盼生辉。

此时，胡太后也正细细端详着英娥的面容，浅小麦色的肌肤显示着主人的年轻和活力，抿紧的唇线带着孩子气的英气和可爱，唇角一点微翘的弧度泄露了些许顽皮。最漂亮的是那双清澈如琉璃的眼眸，让人不禁想起了月夜下碧色莲叶上托着的晶莹露珠。

胡太后笑道：“听说你那夫君尔朱荣是个美男子，如今见到菩提，孤才知传言不假。”

元玥脸微微一红：“太后取笑了。”

胡太后望了身边的侍女一眼：“阿玥，到这里来，孤倒是有些体己话想和你好好说说呢。翠芸，带小公子到处去转转吧。”

元玥极快地望了英娥一眼，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心。

胡太后是何等敏锐之人，立刻笑道：“做了娘就是不一样。放心吧，翠芸是个可靠的。

这皇宫里，没人敢冒犯孤的客人。”

胡太后既然这么说了，元玥也不好再说什么。英娥却高兴不已，早就按捺不住想要去看看这皇宫里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出了宣光殿的英娥兴奋不已，犹如脱了缰的小马般在皇宫里蹦跳穿梭，没几下就跑出老远。身为大宫女的翠芸一直在胡太后身边伺候，素来也是养尊处优，才追了一会儿就气喘吁吁。就在她停下脚步调整气息的一眨眼工夫，英娥早就跑没了影。

午后和煦的春风，夹裹着淡淡花香，若有若无地弥漫在空气里。英娥夸张地皱起鼻子汲取着香味，心情大好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宫里的人虽然不知道她是谁，但见她穿着打扮非同一般，也无人敢上前相问，所以英娥在皇宫的一路自由行可谓畅通无阻。在追着一双彩蝶七拐八拐失去了方向之后，她终于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自己好像在宫里迷路了。

英娥自小在草原上野惯了，此刻倒也不慌张。她站在原地先四下张望了一遍，发现这里还真是偏僻，连往来宫人的身影都没有。她正打算再往前走走，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压抑的哭声。英娥顿时来了精神，也顾不上迷路不迷路，踮起脚悄悄朝着那个方向走去。

绕过一座假山，英娥才看到原来这里别有天地。湖水清浅，波光潋潋。湖边的菖蒲伸展纤长的枝茎，紫色的半卷花瓣亭亭玉立。紫藤盛开到极致，不知何时飘落的紫藤花瓣点点漂浮在湖面上。

与眼前美景格格不入的是坐在湖边将头埋入膝盖哭泣的一个小男孩。英娥见这男孩似乎和自己年龄相仿，不免有些好奇。她走到男孩身边，也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

小男孩似乎被吓了一跳，蓦地抬起了头。

那张青涩稚嫩的面容宛如花朵一般娇嫩，白皙柔软。秀丽的凤眼里蕴含着朦朦胧胧的水雾，浓长的睫毛上沾了点点泪珠，樱色粉唇也因为哭泣变得格外晶莹剔透。

若不是因为他的穿着，英娥差点把他当成个漂亮的小姑娘。

男孩止了哭声，皱着眉幽幽道：“你是什么人？你怎么会在这里？”

英娥答得很快：“我从北秀容来，今日随我母亲进宫见太后。”

“见太后？”男孩眼中飞快闪过一丝古怪的神色，又迅速用长睫掩住了眼底的神色。

英娥点点头：“是啊，太后年轻又美丽，说话柔柔的，很好听。”

男孩忽然冷冷瞥了她一眼。这一眼似利刃般尖锐狠毒，竟和他的年纪完全不符。英娥眨了眨眼，对方的眼神已恢复温软，这让她确信刚才看到的只是错觉。

英娥挨近他几分，颇为关心地问道：“对了，你怎么了？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哭？”

是谁欺负你了吗？”

男孩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抬头打量了一下四周，低声道：“你是一个人过来的吗？”

英娥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是啊，我迷路了，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男孩擦去眼角的泪水：“我对这里很熟，不如我带你回去吧。”

英娥大喜：“真的吗？你真是太好了！”

男孩轻咳一声：“不过现在我腿有点酸，站不起来，你扶我一下。”

英娥自然是殷勤地扶住了他。就在这时，她看到男孩对她露出了一个极为诡异的笑容。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就见他慢悠悠伸出双手，往自己的身上一推——

春天的湖水依然非常寒冷，当英娥意识到这一点时，整个人已经落入湖中。她在水里不停扑腾着，竭力想要将头部露出来。就在她偶尔浮出水面的短短一瞬，她似乎隐约看到那个男孩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她，那秀丽无双的眼中只有冰冷的杀意。

英娥心里又是疑惑又是愤怒，不明白这个男孩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自己不识水性的话，岂不是要活活淹死在这里了？好！既然你这么狠毒，也别怪我不客气！她憋住一口气，假装沉入水中，同时偷偷向岸边靠拢。

男孩冷冷看着她挣扎着沉入湖中，正要转身离去，不防她忽然从水里蹿出，一把抓住了他的脚踝，将他也一起拽了下去！

男孩显然不识水性，到了水里一个劲扑腾。好不容易冒出水面，他又惊又怒地大叫：“你知道我是谁——”不等他说完，英娥狠狠将他的脑袋摁入水中。估摸着 he 喝了不少水，英娥又把他拽出来，让他能及时呼吸空气，接着再将他按下去。如此反复几次，男孩被她折磨得直翻白眼，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见差不多报了仇，英娥这才停手，将半死不活的男孩推到了岸边。

就在这时，几位宫人神色惶然地跑了过来，见到男孩这副模样顿时吓得面无人色，急忙将男孩连拖带拽拉了上来，口中还尖叫着：“陛下！陛下！您怎么了？”

英娥大吃一惊，知道自己闯了祸。原来这长得像小姑娘的男孩居然就是小皇帝元诩！对了，之前母亲提起过，当今皇上和她年龄相仿，她刚才居然完全没有想到！这下可糟糕了，母亲要是知道一定会生气的。

元诩还处于半昏迷状态，不过内心强烈的愤恨还是促使他挣扎着伸出手指向英娥：“她……是她……”是她推朕下水，赶紧将她抓起来——皇帝想表达的自然是这个意思，只可惜此刻的他说不出更多的话，小脸憋得通红。

还不等宫人们将怀疑的目光投过来，英娥早就一个箭步冲到元诩身边，迅速握住了他的手，一脸激动地打断他的话：“是，是在下救了您！陛下，能够救您一命，实

在是在下的荣幸，您不需要感谢在下的！”

宫人们眼中顿时都带上了感激之色。若是皇上出了意外，她们这些人自然性命不保。

元诩听她这么颠倒黑白，竟然气得一翻白眼晕了过去。

英娥忙斥道：“你们还不马上送陛下回去！赶紧宣御医！要是陛下有个闪失你们可担待不起！”

宫人们急忙扶起元诩，匆匆离开。

英娥这才松了一口气。她也知道眼下虽说躲过了，但纸包不住火，那小皇帝肯定要和她秋后算账。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母亲身边，如果能早些出宫就好了。

只是，她该怎么找到去宣光殿的路呢？刚才她只顾对付那个小皇帝，忘记问一下那些宫人了。正当英娥苦恼的时候，忽见一妙龄宫人脚步急促地朝这边走来，似是有事要办。英娥眼睛一亮，忙上前拦住了她笑眯眯地问道：“好姐姐，我不小心在这里迷路了，能不能告诉我怎样去宣光殿？”

宫人笑着向她行了个礼，指了方向，又详详细细告诉了她怎么走。

英娥感激不已，道了谢后就欢快地离开了。

宫人望着她的背影，嘴角微微一翘，转身朝着相反方向走去，在一棵花树前停下了脚步。一树繁花静静妖娆，树下一位蓝衣少年负手而立，素袖似空，略显单薄，面容却隐于阴影之下，令人无法看清。

宫人面露恭敬之色：“主子，不知这个孩子是什么人？为什么主子要帮他？”

少年悠悠道：“今日北秀容的北乡公主偕嫡长子尔朱菩提觐见太后，他自称从北秀容来，应该就是尔朱菩提。”

少年的声音极为好听，优美的语调里带着一丝慵懒，每一个字符仿佛在袅袅起舞。

宫人忍不住又道：“主子，刚才那样的情况，为何主子您……”

“你是问我为何不上前相助陛下？”少年似是轻笑了一下，“陛下的性子素来蛮横骄纵，也该让他吃次亏了。能将陛下气晕的人，我觉得还是应该帮一下的。”

按照刚才那个宫人的指引，英娥很快就找到了回宣光殿的路。她快走到嘉福殿时，正好遇上了焦急万分四处寻她的翠芸。翠芸见她浑身湿透，顾不得吃惊，急忙带她先去换了身衣服。英娥怕被看出女儿身，找了个借口将宫人遣开，以最快速度换好了衣服。

走进宣光殿时，英娥看到母亲和胡太后相谈正欢。胡太后一抬眼瞧见英娥，招手示意让她到自己身旁去，顺手将一碗酪浆递给了她，笑道：“玩得累了吧，先喝点这个解解渴。”英娥道谢后接过酪浆就喝，只觉入口香滑无比，干脆捧起碗咕咚咕咚一